

理论
方法
德性

LILUNFANGFADEXING

纪念冯契

JiNian FengQi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著

学林出版社

理论、方法和德性

——纪念冯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编

学林出版社

理论、方法和德性——纪念冯契

作 者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刘益民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文庙路120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版 次 199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10.5
字 数 241,000
印 数 3,000
定 价 15.00元

ISBN 7-80616-242-9/B·13

目 录

悼念冯契先生·····	王元化	1
怀念冯契·····	于光远	3
这是我敬仰的学者——怀念冯契·····	王亚夫	6
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悼念冯契先生·····	蒋孔阳	13
难忘的回忆——追思冯契老师的谆谆教导·····	袁运开	17
师恩难忘——怀念我的美学导师冯契教授·····	楼昔勇	22
“精读一本书”——怀念冯契先生·····	沈铭贤	31
哲学智慧、自由人格与审美境界——忆从冯契 先生游的日子·····	张节末	33
智慧之境·····	高瑞泉	43
神思慧境两嶮崎——读《智慧的探索》，缅怀冯 契同志·····	萧蓬父	50
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	汤一介	64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从两位中国现代哲学 家说起·····	方克立	71
哲学究竟是什么——《智慧的探索》读后，兼对 冯契先生的怀念·····	胡伟希	80
哲学的生命·····	张汝伦	87
智慧说——世纪之交的哲学体系·····	尹大贻	95
冯契先生的智慧学说·····	张天飞	108
知识与智慧——冯契先生的哲学沉思·····	杨国荣	127
略论冯契对“转识成智”问题的探讨·····		

.....	丁祯彦 晋荣东	144
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可贵探索——冯契		
先生《〈智慧说三篇〉导论》初探.....	何 萍 李维武	158
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	张天飞	170
冯契——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先驱者和倡导者		
——简论冯契对我国辩证逻辑科学发展的重		
大贡献.....	彭漪涟	184
以科学自然律探究自然的尝试.....	李似珍	206
化理论为德性.....	杨国荣 晋荣东	217
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的做人理想——冯契		
“平民化自由人格”说浅绎.....	吴根友	233
智慧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论冯契的中		
国哲学史研究.....	陈卫平	242
把握民族精神的主流——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		
学史研究.....	高瑞泉	258
冯契和清华学派.....	郁振华	273
冯契和西方哲学.....	童世骏	287

附录

一、智慧的探索者——冯契小传.....	302
二、感想与回忆——在纪念冯契先生八十华诞时写的	
一组短文.....	314
三、丽娃河畔的哲人风范——华东师大哲学系部分教	
师追忆冯契先生.....	318
四、《冯契文集》各卷内容.....	320
后记	330

悼念冯契先生

王元化

3月1日早上，起床不久，得到社联禾亭同志打来的电话，通知说冯契先生于今天凌晨去世了。噩耗传来，使我震惊，也令我悲痛。去年庆祝冯先生八十华诞，我还写了条幅去祝寿。11月底，杜维明教授来沪，在文艺会堂座谈，冯先生还特地从华师大赶来参加，大家谈得很高兴，临别时还在一起拍了照片。这些都像昨天的事。现在照片还在我手中，还没有来得及寄出，而冯先生却已遽然作古。我没有想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永诀。我一直以为冯先生身体健康，有的是时间可以和他畅述衷怀，向他说一说我一直想说而没有机会向他说的话。谁想不幸的消息来得这样匆忙，一切都不可能了，这真成为永远的遗憾。

冯先生长我5岁。战前，我们都在北平古都读书，都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那时他刚进大学，我还是一个幼稚的中学生。战后，1948年我被派去编《展望》周刊，冯先生是撰稿人。由于地下环境，我只能深居简出，所以又失去结识冯先生的机会。“四人帮”粉碎后，我受聘去华师大兼课，我在中文系，冯先生在哲学系，仍未见面。我和冯先生虽然相识很晚，可是我早就拜读过他的大作，被他的道德学问所吸引。1988年，在冯先生带动下，上海成立了中西哲学和文化研究中心，冯先生被推为会长，但他却执意要我任名誉会长。我推辞不掉，这使我感到惭愧，因为无论从学问资历各方面来说，我都是后辈。冯先生总是厚人薄己，他对于世俗的名利和地位从不放在心上，上面这件事只

是其中一个例子。

冯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早年，他曾将认识分为三层，即以我观之的意见，以物观之的知识，以道观之的智慧。冯先生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智慧的探索者。读冯先生文章，不得不惊叹他的头脑睿智，思想清明。后来我和他见面多了，更觉得他是一位极其纯朴、温静、谦和的人。冯先生与人相处，毫无那种高深莫测的大哲学家的架子，更没有那种俯视芸芸众生一副自命不凡引领群伦的姿态。现在许多作者喜欢故作高深，雕琢矫饰，炫人耳目，实际上是以艰深文浅陋。冯先生和这种人两样，他最不喜欢玩弄词藻，卖弄才情，而是处处显示其自然本色，可以说和以艰深文浅陋的作风恰恰相反，他是在单纯中寄以深刻，在朴素中寓以睿智。冯先生的为文正如他的为人，他的为文和他的为人是一以贯之的。我以为冯先生的为文尚可学，他的为人却是不容易学到的，因为这就需要像他那样去参悟人生的真谛，拥有精深博大的胸襟怀抱。

冯先生走了。哲人永逝，典范长存。

1995年3月4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名誉会长）

怀念冯契

于光远

我和冯契是在“一二·九”后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抗日扩大宣传团期间相识的。那是1936年1月间的事，距今已有60年了。

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被录取者按照考分排列，同学间把第一、二、三名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冯契(他在学校的名字是冯宝麟)是1935届被录取者中间的榜眼。那时我有一个偏见：考分高的学生一定是特别重视课堂里的那些东西、独立思考较差的人，在南下扩大宣传途中，我与冯契相识并交谈后，纠正了我的这个看法。我发现他对政治、对哲学有他的独立见解，是个喜欢动脑筋也很会动脑筋的人。我觉得同他很谈得来，真可以用“相见恨晚”几个字来形容。

在南下扩大宣传期间，我发现他的一些特点：他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评论家。我记得走在路上，谈起我俩都看过的几部中国哲学史，他都一一指出这些书的不足之处。我们也谈到彼此都有些了解的中外哲学家，他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意随随便便给以较高的评价。同时他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却有颇高的自信。我觉得他讲得也颇有些道理。同时我有些奇怪，他小小的年纪，怎么会有这样的谈吐。那时我二十岁半，他比我低三个年级，我以为他只有十七八岁，后来我才知道，他上学比较晚，所以年龄与我差不多。其实我那时也是小小年纪自视甚高，我们都是少年气盛、风华正茂。

南下扩大宣传时，我们每天都要徒步走几十里路，我喜欢和他走在一起，边走边谈。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在高碑店被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派人押送回北平后，我和他都成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我们还是经常来往，谈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他是哲学系的学生，我是物理系的，但对哲学很有兴趣。哲学是我们之间谈话的主要内容。1936年，我还选了一门张申府教授开的“形而上学”，张先生的教学也是我们常常议论的题目。那个学期，我在清华图书馆“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他没有读过这两本书，有时我就向他介绍这两本书中的某些内容。

我和冯契一起在清华的时间很短，只有四五个月。1936年我大学毕业后就离开北平去了广州。抗战前，我从广州回北平停留了一个短时间之后，就去太原、武汉、广州等地工作，以后又去了延安……同冯契一分手就是十几年没有联系。不过在清华那四五个月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虽然久未相见，却时时想起他。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当我们重逢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了。许多年来他在哲学研究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用问，我就相信，他一定取得了高水平的成就。我一直希望能再像1936年那样好好地听听他的新见解，可一直没有如愿。他住在上海，很少来北京，我虽然去上海的次数不少，但每每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来去匆匆，找不出安安静静谈学术的时间。我去过他家一次，也没有久坐。他来过宾馆看我，但总是遇到来访客人很多，没有能谈我们两个人特别有兴趣的问题。一直到他去世，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长谈的机会。

有一次我在上海同他谈起自己的一个想法：在“真”、“善”、“美”之后，与之并列，再加上“贵”和“智”两个字。即在“真否”、

“善否”、“美否”之外，再加上“值得否”、“聪明否”两条作为评价行为和思想的标准。我对“价值观”一词常作比较狭义的理解——即上面说的“值得否”。他听了我的这个看法，和我谈了一大篇话。讲了真、善、美三位一体，讲了真善美与自由、真善美与价值观(比较广义的价值观)的关系等等。今天看了童世骏教授寄来的关于在纪念华师大哲学系建系10周年时准备把讨论冯契的生平和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的函件之后，使我明白了，那次他同我谈的那一篇话一定是他那本《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不过他那天并没有告诉我他写过这样一本书，以后也没有寄赠给我。他作过专门的研究，写过这样的书，因而他对我讲得就特别透彻。

去年当我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我是很悲痛的。我想，自己应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认为，作为他的好友和同行，对他那样一个在哲学上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写出的不应该是随笔而应是有一定份量的哲学文章。这时候我就反思，我对他的哲学著作学习得太少了。听说不久前他出了一本《智慧的探索》，我手边没有，就向他的家人去函要了一本。我打算在认真研读了之后动笔去写。可是实在没有能抽出这个时间，至今未能动笔。原先我想，这件事并没有时间性，可是现在童世骏教授来了信，要求在5月中旬以前交稿。我算了一下，今年3、4、5月我都有活动，那篇文章是肯定写不出来的。因此只能写这样一篇，略表自己的怀念之情。

1996年2月26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前任副院长)

这是我敬仰的学者

——怀念冯契

王亚夫

—

冯契同志是受人敬仰的一位学者，是对近代中国思想战线有很大贡献的哲学家。他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但没有某些以权威自居的党员学者的架子，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他平易近人，是一个和蔼的老师，亲切的朋友。他处于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代，在风风雨雨中，经受时代矛盾的冲撞，怀着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去探索民族的智慧、时代的精神。他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武器去分析解剖中国传统哲学的渊源、轨迹和今天时代的矛盾。他以自己的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立身处世，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永远追求真善美的学者。他沿着真理的长河不停地探索智慧，力求达到这个时代应达到的境界。当我们祝贺他八十寿辰的时候，他给我们一本《智慧的探索》，这本书反映了他几十年来的哲学研究成果和仍然继续探索着的主题。他始终是一位不倦地探索真理的学者。当此世纪之交正需要他进一步发挥新世纪的智慧光芒的时候，不幸逝世，停止了呼吸和思考。现在只能从他的遗著中去追索他在这个世纪的经历和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纪的遭遇、斗争、挣扎和苦恼的战斗的时代精神。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的智慧和德性的总结

和结晶，是这个世纪一个中国哲人追求真善美的里程碑。正如萧蓬父教授说的，是“神州慧命的延续”。

二

对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在过去“左”的指导思想笼罩下，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书斋里的书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特别是对哲学的研究，被认为是“空对空”，“玄而又玄”的东西，总之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其实，一百多年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哲学家、学者都是为民族的翻身解放和复兴统一而斗争。“中国往何处去”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和探索的主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而斗争；为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思考；为当前社会风气和腐败现象而焦虑；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而探索。为此，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哲学家、学者都是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而进行艰苦的研究和探索，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生价值的真谛。冯契同志是在抗日烽火中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认为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它通过思想家个人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时代的脉搏，看到时代的问题，就会在所从事的领域里表现为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这样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种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如果问题老得不到解决，他就难免心有郁结，甚至产生如黄宗羲说的龙吟虎跋，壮士囚缚的心态，迫使他作强力的挣扎、抗争。如果他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有所前进，就

会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得到升华。于是就体验到人生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价值。”“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人的感受而具体化，没有真正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这是一个学者呕心沥血的自白。怀着强烈的时代感与历史责任感和严肃的治学态度与战斗精神。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读到许多有血有肉的精品，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是一种高级的享受。

三

冯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创造性著作，是这个世纪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总结了周秦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从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个命题出发，努力做到完整地、准确地对周秦以来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和体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指出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作出的贡献，又给我们理出一条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和轨迹，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发展过程和中国特色的认识论深化过程。把其中所包含的人类认识史的必要环节揭露出来，从这些环节中去认识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把握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

这是一项细致复杂的脑力工程，要付出多年的艰苦思考和劳动。他不是编写教科书讲解哲学史的一般知识，而是探索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何积累、发展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气派的智慧精华。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人类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所以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仍然是为了探索智慧，把它作为中国哲学的有机

组成部分。他要求一方面“化理论为方法”，一方面“化理论为德性”，认为“理论不仅是武器、工具，而且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体现了人格，表现了个性。这是一个要克服种种异化现象，刻苦磨练的过程，要求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中体现化理论为德性的真诚。真诚地、锲而不舍地在言论、行动、社交中贯彻理论，以致习以成性，理论化为内在的德性，成就了自己的人格，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反映在言论著作中的理论，就文如其人，成了德性的表现。哲学也就是哲学家的人格。”

可见，冯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蕴藏的智慧进行最深层次的发掘，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德性的发展史，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积累了数千年的精神财富，离开这笔先人的遗产，哪里谈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

区分知识与智慧的学说，是冯契哲学思想的核心。他把认识过程看成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运动。他的任务就在于阐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方法。他认为，如果单纯讲知识，即客观事实记载、科学定理等都无所谓民族特色。如果讲的是贯穿于科学、道德、艺术、宗教诸文化领域中的智慧，涉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归结到性和天道的认识，这便是最富有民族传统的特点的。

“由知识到智慧是一个飞跃，包含有一种理性的直觉，不过这种理性直觉之所得也是思维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是可以论证可以体验到的。利用正确的世界观来指导人生，一定要有真诚的理性认识和意志的自愿选择，并运用想象力把未来目标勾

划出来,形成能激发感性力量的理想。”

这个知识和智慧的学说,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术研究?可以说学术研究就是从知识到智慧的探索过程。知识是已知的,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已得到证实的结论。如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科普知识、应用科学、历史档案材料以至经过调查研究所得的实际情况和群众思想反映等等,都是在一定时期已有结论的知识。作为政治理论宣传部门,就要将各种知识加以理论化,作为政治任务向广大群众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而对学术研究来说,则要把有关知识和历史科学文化传统作为探索智慧的思想资料,结合客观实际的发展,进行深入的更高层次的探索,即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直到智慧的飞跃。这个时候犹如佛家的“顿悟”,或者如“庖丁解牛”那样豁然解。解决了多年来困惑人们的某些矛盾,从而在社会上、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通过智慧的飞跃,就向真理推进一步,矛盾得到解决,在真理的长河中添进新的内容。这个时候,学术研究也还只是进一步向新的阶段或新的领域发展。不能认为把某个具体矛盾解决了,就把生气勃勃的智慧封闭起来,自我陶醉,以为真理尽在掌握中。通过智慧的飞跃,解决了某些矛盾,仅是思维与存在在一定时期中取得一致。客观存在不断地发展,思维往往停留在客观存在的后面,思维与存在一致又不一致,要求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积累向更高更深的层次进行探索。学术研究作为取得政权后的意识形态,也是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但不能把学术研究和政治权力捆在一起,失去了学术自由,也就窒息了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每一次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都是飞向真理的内核,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一步。这就是相对真理和绝对

真理的发展过程,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前进、不断超越,不停地在真理长河中探索智慧的过程。

五

1993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上,冯契同志对20世纪作了回顾:“1900年(庚子年)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险。这以后,在前半世纪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包括军阀内战、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而后半世纪中国大陆又连续不断搞运动,还发生像‘文革’那样的动乱。粗略回顾一下,在本世纪中,中国进步确实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干了不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一次又一次的狂热浪潮席卷全国,使人难于定下心来对历史进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

他提出,在这世纪之交,应该对这个世纪的历程作系统的批判、反思。一是对客观进程的反思,即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批判总结;二是对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意识、理论意识的各个领域,包括对20世纪中国哲学演变作批判总结。这是冯契同志晚年还准备继续研究和探索的工作,现在却成了他的遗愿。令人遗憾的是,在全民经商、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许多研究场所成了公司经理的写字间、洽谈所。人们忙于下海、捞钱和推销廉价的实用科学知识。社会上刮起对物质生活追求高档、精品,精神生活则走向低级庸俗以至腐朽的风气。哪里还能定下心来搞什么批判、反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有一个沉痛的教训,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理论上的失误,就要遭受折腾吃苦头。尽管有了马克思主义,独断论和权威主义仍然会披上最最革命的外衣作为统治思

想来吓唬人。“文化大革命”所搞乱的理论是非使许多人走向怀疑论和虚无主义。权力和金钱就是一切，理想是没有的。

像这样的学术文化状态和精神面貌，怎能与我国当前提出的迈向20世纪的宏伟蓝图协调？

冯契同志希望，“如果在世纪之交，中国哲学能作自我批判和系统反思，进而会通古今中西，推陈出新，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有了新的视野，传统也会给人以魅力，促使人们对传统哲学中蕴藏的智慧作更深层次的发掘。现代人要凭传统来创造，而传统也因为现代人的创新而焕发青春。当中国现代哲学发扬其特色而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个智者、哲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智慧探索历程之后，对新世纪即将到来的呼唤，新世纪应该有也必然会出现一批担当这个重任的学者。在怀念冯契同志的时候，衷心祈望有一批研究人员，首先是出自冯门的门生，能沿着冯契同志这条治学道路，不受政治气候的干扰，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攀登民族智慧的高峰，以新的时代精华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伟大的时代应该有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的思想家。这是我祈望的学者、敬仰的学者。

1996年4月20日